

Becoming
Anna

安娜的16年

奇異歲月

戳破療養院精神治療的假面具

躺在這個冰冷、不人道的精神病院，我的人生是否還有機會？
我的行為評量表被惡意操縱；醫生對我藥物濫用；
無止盡的言語羞辱；再正常的人都會被逼瘋……

Anna J. Michener ◎ 著 盧娜 ◎ 譯

「KIRKUS」・「Booklist」・「Library Journal」慧眼推薦

*Becoming
Anna*

安娜

的16年

奇異歲月

Anna J. Michener ◎ 著 盧娜 ◎ 譯

心燈 H25

安娜的 16 年奇異歲月

Becoming Anna

作 者／Anna J. Michener

譯 者／盧娜

責任編輯／王蓓齡

發行人／王聖毅

出版者／新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100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 號 4F 之 4

電話：(02)2332-0430

傳真：(02)2332-9817

劃撥：18324544

排 版／全凱印前廣告設計有限公司

印 刷／久裕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版 次／2000 年 5 月一版一刷

出版登記／局版台業字第 6017 號

國際中文版權代理／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Becoming Anna by Anna. J. Michener

© 1998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2

by New Sprouts Publisher, Inc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Printed in Taiwan

原書 ISBN 0-226-52403-5

定 價／280 元

ISBN 957-451-043-3

(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)

*Becoming
Anna*

奇異歲月

安娜的16年

Anna J. Michener © 著 盧娜 © 譯



我的外祖母說我還沒出世就已經把我媽媽害垮了。當她說「妳的體型太大，幾乎把她撕裂」這句話時，我看見一絲憎恨的火苗，在她那雙冷酷無情的灰眼背後燃燒著。

關於我的出生，我媽說的故事版本則稍微不同，但我還是不懂自己究竟有什麼錯。為何媽媽生我時要剖腹生產？為何媽媽後來還要再動手術？不管原因是什麼，兩年半後我弟弟出生時，這個情況又再重演一次。

為何就沒人怪他？

「她胰臟功能失常，全是那些手術害的。」

換句話說，有一晚她糖尿病發作，陷入昏迷被醫護人員帶走，也是我害的。

第一次發生這種狀況時我只有四歲。我嚇得呆若木雞，靜靜地楞在我的房門口，看著一個穿制服的陌生男人，用一張擔架把她推走。她的手臂上插著一支針筒，一撮鮮血由注射處慢慢滲出。她雙眼翻白，像發瘋的節拍器般

Becoming Anna

不停地眨動。罩著她臉部口鼻的氧氣罩突然朦朧起來。我聽見一聲絕望的聲響，然後緩緩消散。她看不見我，看不見任何東西，她沒辦法告訴我出了什麼事，也無法告訴我一切會沒事。

媽媽最後終於被送回家來。但狀況一再發生，在我的童年裡出現過許多許多回。每次外祖母都要我好好坐下，聽她說，「看來妳的媽媽這回是活不成了，難道妳不想幫她減少一點壓力嗎？」

外祖母在我六歲時才搬到我們家隔壁。她和媽媽達成一項協議：當媽媽住院或臥病在床，或媽媽不想為我們姊弟倆腦筋時，她就讓我們往外祖母家送。但這時，外祖母完全掌握我們的管教權，媽媽不得過來干涉。

於是，我和弟弟有時候被送去隔壁外祖母家，每次為期一晚或長達一個月。這段期間裡，我們不准接近自己的家一步，連踏進前院都不行。

我們不准跟父母接觸，連去醫院探視媽媽也不行。

有一晚，我睡在外祖母客廳的沙發上，窗外颳著雷電交加的暴風雨。我夢見媽媽死在病床上。窗外的樹木劇烈搖動著，我想那是上帝在生我的氣，因為我害死了媽媽。我想要尖聲大叫，但是外祖母禁止我發出任何聲響。她說假如我們真關心媽媽，我們就不應該哭。我只好緊緊咬住毛毯。

外祖母擁有兒童心理學博士學位。她在一個專門醫治「情緒障礙」和「行為失常」兒童的兒福中心工作過三十年左右。這表示只要她認為我瘋了，絕不會有人反駁她的。

我只能把外祖母的行徑當成是一種執迷，她認真挑出我的每一個「問題」，無論是極為輕微或是根本不存在的，她都要把它們「帶到亮處來糾正」。七歲時，我夢想成為芭蕾舞者，不少時間裡我都踮著腳尖四處飛舞。但外祖母說，兒福中心裡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兒童，才會踮著腳尖走路。

她會要我坐在她面前幾小時，聆聽她的「診斷」：我沒有知覺意識。我不自律。我對其他人漠不關心，我自私，我只關心自己。我顯然是社會的悲哀。我是病態說謊者。我是邪惡、工於心計的墮落者，一點都不懂得去愛人。（所以結論是，我「活該不受疼愛」。）

然而，外祖母卻說她是愛我的。她說假如她不愛我，她就不會這麼自找麻煩「拯救」我。她就不會指出我做的每一件錯事，以及讓我做對的每一件事情還能做得更好。她就不會在脖子上掛個碼錶，提醒我每早整裝更衣花了太長時間。她就不會要求校車每天在我放學後更改路線，直接停在她家門前，而不是我家門前，讓我下車直接到她家，讓她監督我做家庭作業。

Becoming Anna

她就不會時常打電話給我的導師和輔導老師，問我搗了哪些亂子，並且跟他們解釋，她這麼一位訓練有素的兒童心理學家，是怎麼督導一個「問題兒童」的。她就不會要趴我在沙發背上或伸出手臂，讓她用一根頂端有顆心的金屬編織針，在我的手腳上刺下無數針痕。

也許假如她不那麼「疼愛」我，我會由她那裡感受到一點點的愛。

那些她為弟弟和我烘烤餅乾，帶我們到公園裡放船，或准許我們玩她的玩具一個下午的時光，我甚至已全無印象。這些事情全是我們對她的話一味乖乖服從「賺取」來的。在外祖母對我們的關愛精神裡，沒有一件事情是不勞而獲的。當弟弟對略施小惠的外祖母言聽計從時，我恨他比恨外祖母放在樓梯頂的細金屬棒還深。

我總是「意志堅強」的那個小孩。當外祖母責打我又不能把我弄哭的時候，她就改打弟弟來威脅我。她知道我寧願死也不願看見弟弟受到傷害。

雖然許多事都恫嚇不了我，外祖母卻有操控我的妙招。她會一邊掉著如鱷魚淚珠般的大顆淚水，聲淚俱下地說，「我是那麼愛妳，我不希望看見妳變成壞小孩，」或可憐兮兮地為「我可憐、虛弱的媽媽」和我「對她無情的對待」哀泣來逼我投降。

她灌輸給我一個觀念，她說假如我真愛我的媽媽，自六歲起我便該每天把房子打掃乾淨，以及每晚負責煮晚餐，做所有的家事雜活，並且照顧好弟弟，還有在學校裡保持好成績。我應該為我的媽媽犧牲一切，凡事先為她著想。我不該跟她要求任何東西。我甚至不該碰她。外祖母說被小孩碰觸會導致「不必要的緊張」。

我感覺自己必須對媽媽的身體健康和情緒完全負責，甚至沒有人曾試著幫助她。外祖母當然不願意幫助我的媽媽，做那些她認為是我應該做的事情。事實上，外祖母對於降低我媽媽的壓力完全幫著倒忙。只要外祖母在身邊，或只是想到她，媽媽的臉上就會出現一種表情：她看起來像個囚犯，想跳過鐵絲網圍牆越獄，卻又沒膽量付諸行動。

媽媽剛被診斷出罹患糖尿病後不久，爸爸就搬出他們的臥房到地下室去住。在我父母過去十年婚姻期間，我只看見他們碰觸過彼此一次。媽媽總是告訴我，爸爸說他不願意和一個「無用的殘廢」同床共枕。對此我的父親從不予置評。

在我整個童年裡，除了體罰我或敲我的頭外，我不記得爸爸觸摸過我。他對我從來就沒有興趣，他從沒問我生活過得好不好；除非媽媽要求，從不

Becoming Anna

曾主動陪伴過我；他從來不送禮物給我，除非是媽媽幫我挑選好的；他從來沒說過他愛我。大部分時間他都在便利商店加班，剩下的時間他要不是守在電視機前，就是忙著把色情圖片剪貼在他的剪貼簿上。

我恨媽媽把我和弟弟單獨丟給爸爸，我一點也不瞭解他這個陌生人，除了媽媽告訴過我的恐怖事情以外。我更痛恨媽媽要求爸爸來「處置」我們其中一個或兩個小孩。他會因為不得不離開電視而生氣得要命，氣呼呼地爬上樓梯到我和弟弟同睡的房間裡來，咬牙切齒和兩眼怒張，而他「處置」的方式不外乎是對我們叫嚷、咒罵、嘲弄、命令和體罰。

我和弟弟直到九歲和七歲時才分房而睡。與我們家相連的車庫後端築起一道牆，隔出一個冷颼颼、空氣裡瀰漫著汽油味的小房間。爸爸把我「安頓」在這個房間裡後，媽媽就比以前更有好理由，假裝沒聽見我的哭喊。

這個房間最讓我恐懼的是，它沒有窗戶能讓我看見外面。僅有的一扇窗面對黑漆漆的車庫，裡面只有鋤草機，而任何人對室內的我都能一覽無遺。我在這個房間裡住了五年，這五年來，媽媽從未裝上她不斷答應給我的窗簾。

我的弟弟也很氣我，他生氣我的房間佔據了我們原來放玩具的空間——他對我又氣又恨。但當時我不認為我們會找不到互相憎恨的理由。

我和弟弟的關係一開始並不是這樣子的。我們曾經喜歡互相談天說笑、搭帳棚露營和瞎掰故事。他欽佩我的想像力，我則喜歡有人作伴。

一開始，我們像正常姊弟般打成一片，但爸爸和媽媽對他灌輸毒素。

他們告訴他不要跟我玩，不要學我這個壞胚，因為他不想自己變得跟我一樣。他由這個家的所有人那裡，瞭解到我是個令人痛恨的物種，我們家所有的麻煩都是我引起的。他很快便懂得舉一反三，把他所做所說的所有壞事都嫁禍給我，說是我慫恿和唆使他的。然後，我變成受罰的代罪羔羊。

我自然對他的行徑懷恨在心。我恨他接收了我們全家僅有少量關愛的一大部分。我恨他以他較年幼、較不聰明和有學習障礙做託辭，把我們家的包袱全部轉嫁到我的身上。（所以其他家人對他的期望當然不高）。我恨他投向敵人的懷抱，為獲得他想要的東西大拍他們的馬屁，而不和我站在同一陣線上。

整個童年裡，我只愛媽媽一個人。得了糖尿病後不久，併發出神經性疾病，引起極度痛楚，以及四肢因血液循環不良而腫脹。每天早上去上班前，她會穿上男性尺碼的厚襪，還有大上兩碼的球鞋。每天傍晚下班回家後，我看著她脫下它們，鞋子的痕跡深深印在她發腫的雙腳上。

Becoming Anna

媽媽的健康狀況時好時壞。有時在舒痛復健療程裡，她能像二十幾歲或三十來歲身體健康的人般動作。不過，這種好狀態極為罕見，而且在我童年早期的記憶裡，她的情緒和精神狀態總是起起伏伏，變化莫測。

媽媽也有一支頂端有顆心心的編織針。早上時她不像我的外祖母那般氣定神閒，外祖母能一邊懲罰我，一邊為吐司塗奶油。她會發脾氣和使盡肺腑之力大聲叫罵，然後抓住伸手能及的任何人大肆發飆。

有一次她跑出屋外，當時我正和弟弟跟鄰居小孩在外面玩堆沙，她以為我在亂灑沙子。她拿著編織針奔來的狂暴動作掀起一陣亂沙，四散的沙子刺痛我的傷口，跑進我哭喊的嘴巴裡。年紀較小的小孩害怕得放聲大哭，喊著要媽媽，那些從不處罰他們的媽媽。

我大得不再適用針刺後，她決定對我的臉部下手，她不斷刮我耳光，直到我哀聲求饒為止。或許我帶給媽媽許多許多痛楚，但她充滿暴力對我宣洩怨氣時，可一點痛苦也沒有。

十二歲的時候，她趁我洗澡時攻擊我。那時我似乎理應大得足以抵抗一個半殘廢的女人，但她的體型比我大上兩倍，即使現在也是，而且她是我的媽媽。每個人都知道不能動手打自己的母親，即使是自衛也不行。我沒有還

手，我只是懦弱地瑟縮在牆邊，顫抖和赤身露體挨著打。

在我的童年回憶裡，媽媽是情緒最有障礙的一個人。她牢牢記住我對她所說的每一句話，然後再以這些話對我冷嘲熱諷。她可以在前一分鐘裡抱著我說她愛我，然後剎那間變臉對我大罵，說我是隻小賤鼠，只認食物不認爹娘。

她攻擊我時，我跟抵抗其他人時一樣儘可能保護自己。我不能還手，我發誓他們也不會相信，但我能為自己辯護，說我沒錯，說我是個好孩子。我可以喊說她錯了，而我恨她那樣對我。我受不了自己的臉上出現一種「隨便妳要怎樣」的自衛表情。在對峙情況最惡劣的時候，我可以吶喊著希望她痛苦和緩慢地死去，那我就心滿意足了。

隨著年齡和智力逐年增長，她凌虐我的程度變本加厲上十倍。

我們會針鋒相對又吵又打達數小時之久，直到我缺氧頭暈，感覺房間天旋地轉，胸部刺痛，因情緒翻騰哭喊、搖晃和嘔吐為止。在這些無止境的戰爭結束後，感覺最糟糕的人總是我。她是個大人，而我只是個小孩，只想要得到媽媽的擁抱和撫慰。

我的媽媽跟其他家人不同，偶爾她會說她愛我，或擁抱我，或在我生日

Becoming Anna

或聖誕節時，送我禮物。我告訴自己及其他肯聽我說話的人，要不是因為她身體的痛楚，我的媽媽就會不一樣。

為何我拒絕去體會她在意識清楚時，想證明她自己是個好媽媽的行為，我不曉得。雖然其他家人對我也好不到哪兒去，為何我只愛我的媽媽，並且相信她對我做的一切都是愛我的呢？

或許是因為她真的很可憐。她曾當著我的面哀嚎。她告訴我她所有的麻煩。她有那麼多麻煩，她只能對我傾訴。她需要我。

但我也需要她。要不是我還存著媽媽愛我的幻想，那麼我就必須面對一個沒人愛我，冷酷艱辛的世界。

而哪個小孩能忍受得了這些？

即使我拒絕承認，我的麻煩也已經夠多了。我不斷被監視、批評、挑毛病、指控和處罰，一生裡我不記得有過自己是個好小孩的感覺。我頭十五年裡學得的一個無情教訓，就是我「不夠好」，而且我永遠也好不到哪兒去。

我之所以在學校或其他團體活動裡那麼脆弱，其實是我以為其他人都比我好，而且他們知道自己在做些什麼，這種想法可能已印在我的額頭上。我泛著恐懼的雙眼，我的彎腰駝背，我顫抖的雙手，在在顯示出我感覺自己不

夠好的心虛。我成為其他小孩取笑作弄的對象，這不是因為我有許多值得他們捉弄的地方，而是因為我實在太容易上鉤了。我自衛的能力已遭家人破壞殆盡，除了自暴自棄和嚎啕大哭外，我什麼反應都不懂。

整個小學生活裡，我一個朋友也沒有。我想學校舉行的課外活動能讓我交到朋友，但家人從不鼓勵我去參加。

他們也從不參與任何社交活動。當然他們認識一些人，跟工作的同事閒聊之類的。我的父親曾兩度參與市議會的競選活動，他的表現都很不錯。見過我外祖母和父母的人都喜歡他們，他們三個都很聰明，受過良好教育，並且曉得如何與人風趣交談的技巧。只要他們想，他們可以顯得很友善，滿面笑容和說話甜美。他們甚至當著認識的人面前誇獎我（他們不想說自己骨肉「不好」自取其辱）。但他們沒有來往密切的朋友，來我們家的人不外乎是姑姨、舅舅、堂表兄弟姊妹或祖父母等親人。這種情況從未改變過。

除了我獨自一人讀書、畫畫、寫故事、演戲和做白日夢時以外，童年裡唯一的樂事，就是獲准到幾個指定的街頭外閒蕩一會。即使我不准到其他人家裡，我還是能跟屋外的小孩玩。我家附近的小孩年紀都比我小，我不介意，我反而變成他們的頭頭。或許我有帶頭的天份，因為他們都愛玩我自創的遊

Becoming Anna

戲。

但是外祖母和媽媽對此一直耿耿於懷，她們不喜歡我跟年紀比我小的孩子一起玩。十一歲時她們禁止我外出。她們說我想讓其他小孩的父母認為我是某種小賤人嗎？某種戀童癖嗎？

因此，正當我急需建立自信心的當兒，正當我開始唸國中的時候，我喪失了給我力量的東西。我的生活要不是在學校，就是局限在我家或外祖母家裡。（那時我在媽媽住院時已大得足以照顧自己，但媽媽偶爾還是把我送去外祖母家，因為她「不想看見我這張臉」。）我缺乏運動，缺乏與大自然和新鮮空氣接觸。我受凌虐和折磨的情緒和精神壓力，極度欠缺宣洩的渠道。

學校跟家裡一樣讓我感覺「悲哀」。雖然後來我發現學校老師其實對我沒有偏見，但家人不斷告訴我，老師很不喜歡我，而且他們認為我的學業成績一定會很難看。於是我拼命用功讀書，爭取特別的好成績，我甚至努力練習寫字（學校裡有些同學甚至說我是「打字機」，因為我寫的字太工整了）。我追求完美，過度拼命和擔憂，讓我精疲力竭和生病。然後我必須請假休息，在家裡我又害怕成績落後，於是擔心更甚過從前。

為了爭取更好的成績，我在英文課作文裡寫了一篇故事，這開始了我第